

## 韩汉重动句的范畴不对称性研究

卢锦仪\* · 李佳朋\*\*

### 目 录

1. 前言
2. 韩汉重动句定义及范畴的差异分析
  - 1) 定义标准的不对称性
  - 2) 范畴规模的不对称性
3. 韩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及其汉语对应范畴
  - 1) 韩语重动句核心功能的推导
  - 2) 韩语重动句在汉语中的对应范畴
4. 汉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及其韩语对应范畴
  - 1) 汉语重动句核心功能的归纳
  - 2) 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
5. 结语

###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韩汉语重动句的不对称性现象。韩汉重动句功能各异，二者互不对应。我们通过跨语言对比，详细分析了二者的核心功能，并明确了它们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范畴。这两种语言的重动句在定义和分类上存在不对称性，在范畴规模上分别表现出封闭与开放的差异。我们发现了韩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为隐性否定，基本上与汉语动词同语构式相对应，还进一步细化了韩语重动句内部成员的隐否程度，并探讨了不同成员与汉语动词同语构式的对应原因及其具体对应情况。同时，本文还总结了汉语重动句的构式义和核心功能，明确了其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汉语重动句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致使关系突出结果，其内部形成了一个由强到弱的因果关系递减连续体，相应次级构式义

\* 상해외국어대학교 동방어학원 한국어학과 박사과정생

\*\* 복단대학교 외문학원 한국어학과 박사과정생

随之变化而得以突显。其对应的韩语范畴主要由因果关系连接词尾构成，二者形成了一个渐变性多对多的对应关系网络。

**关键词：**韩汉重动句、隐性否定、同语构式、让步容忍、因果关系

## 1. 前言

本文旨在明确韩汉重动句的核心功能，并探讨其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范畴。关注韩汉重动句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尽管两种语言都有重动句，但其功能各异，跨语言对比有助于揭示语言内部句式特征及范畴联系；第二，重动句是信息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句式，本文是对比韩汉重动句信息结构的前期工作。

汉语重动句体系庞大，在韩语中没有一一对应的句型。相比之下，韩语重动句范畴较为封闭，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晰其范畴内涵与外延，相关对比或对应研究较为有限。因此，韩汉重动句的对比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朴美爱(2011)和尹翡翠(2021)两位学者基于汉语重动句的语义功能和下位类别，探讨了其在韩语中的对应关系，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从韩语视角出发，探讨韩语重动句在汉语中的对应研究仍然缺乏。

在本体研究方面，韩语重动句处于归纳-细化阶段。이수연(2016)和진관초(2019)对韩语重动句范畴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筛选并归纳了该范畴内部成员，明确了各成员的句法特征。相比之下，汉语重动句的本体研究处于深化-拓展阶段。不论是对语义及类别的描写(李讷、石毓智2001、刘雪芹2008等)，还是对其信息结构的研究(钟小勇2021等)，相关成果颇丰。学者们从多维度和新理论考察该范畴，并拓展到与相邻范畴的对比，尝试解决汉语重动句在对外教学中的困境。韩汉重动句本体研究的不平衡，源于两个范畴在规模和能产性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研究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我们认为韩汉重动句的范畴不对称性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下文主要

通过原型范畴理论,对韩汉重动句的范畴特征进行归纳。在汉语研究中,已有学者基于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重动句(动词拷贝构式群)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总结并绘制原型范畴图。在推导韩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及其成员差异时,我们将采用肯否预设、隐性否定、最大公约数(GCD)等方法,因篇幅所限,这部分不再详细论述。

## 2. 韩汉重动句定义及范畴的差异分析

### 1) 定义标准的不对称性

重动句是指在结构上谓语动词重复出现两次的特殊句式。然而,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韩汉学界对重动句的界定标准也有所不同。

狭义的韩语重动句携带[+形式重复][-语义重复][-动词省略][-近义词替换]等特征(在이수연2016:75-81、진관초2019:60-61基础上总结)。即,动词的重复是强制的,省略其一或用近义词替代其一,都不成立。并且,动词重复但结构的语义不重复。广义的重动句则携带[+形式重复][-语义重复][+动词省略][-近义词替换]的特征,如“먹으면 먹을 수록”中,“먹으면”可以省略。此结构中,动词必须重复,但VP1可以省略,重复并不带来简单的叠加性语义。

由上可知,韩语重动句是从形式、语义两条标准进行界定的。而汉语重动句则主要从结构上界定:在[+形式重复]的大前提下,汉语重动句必须满足SVOVC的语法结构,前一动词携带动宾结构VO,后一动词携带动补结构VC。狭义的汉语重动句在上述界定基础上,还需“满足VO与VC间不插入连接词(也、都、还、又等),不构成假设或条件紧缩复句”等附加条件(钟小勇2021:1-10)。

## 2) 范畴规模的不对称性

由于语言类型不同, 界定标准各异, 进而导致范畴规模不同。基于上文形式和语义两个标准所得到的四个界定特征, 韩语重动句属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范畴, 仅包含4到8类句式, 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韩语重动句范畴及成员

狭义韩语重动句: (이수연2016、진관초2019)	广义韩语重动句: (한길2009、이수연2016、진관초2019等)
① $V_1$ -기는 $V_1$ ② $V_1$ - (으) 르 테면 $V_1$ ③ $V_1$ - (으) 면 $V_1$ 지 ④ $V_1$ - (으) 르 대로 $V_1$	⑤ $V_1$ - (으) 면 $V_1$ - (으) 르 수록 ⑥ $V_1$ - (아/어)야 $V_1$ -는것 (이수연2016) ⑦ $V_1$ -느라고/노라고 $V_1$ (진관초2020) ⑧ $V_1$ - (으) 르 만큼 $V_1$ (한길2009)① .....

韩语中, 狭义重动句有4类, 它们同时具备[+形式重复][-语义重复][-动词省略][-近义词替换]四个特征。这四类句式位于范畴核心, 属于典型成员; 广义的重动句可能包含四类, 甚至更多。其中, “ $V_1$ - (으) 면  $V_1$ - (으) 르 수록”仅具备三个特征, 缺少[-动词省略]特征。其余三类句式不具备[+形式重复]特征, 即进入这三类句式的动词不需强制重复, 只有当动词重复时, 它们才可能具备其余三个特征<sup>2)</sup>。相比之下, 汉语重动句是一个开放性的范畴, 可根据宾语类型和补

1) “ $V_1$  (으) 르 만큼  $V_1$ ”句式未被纳入이수연2016、진관초2019的重动句体系中。该句式不具备[+形式重复]的强制性特征, 如: “새끼들은 이제 엄마가 없어도 혼자 살아나갈 수 있을 만큼 잘랐다。”我们发现, 当其作为重动句使用时, 大多数情况下可与“ $V_1$ - (으) 르 대로  $V_1$ ”句式替换, 如: “나йд 먹을 만큼(대로) 먹었어.”又如“정말 참을 만큼(대로) 참았다.”等。“대로”与“(으) 르-”连用时要求[+形式重复], 而“만큼”则不然。因此, 我们将“(으) 르 대로”视为典型成员, 而“(으) 르 만큼”视为非典型成员。由于“(으) 르 만큼”作为表[+极端情况]的重动句使用时, 几乎都能与“(으) 르 대로”替换使用, 下一节我们不再单独讨论该句式。

2) ⑥-⑧句式均有非重动用法: ⑥능력을 갖춘다는 것은 소양이 높고 싸워서 이길 수 있어야 하는 것이다. ⑦엄마는 음식을 장만하느라고 분주했다. 如脚注3, 当其作为重动句使用, 具备[+形式重复]时, 它们才具备[-语义重复][-动词省略][-近义词替换]特征。因此, ⑥-⑧句式视为非典型成员。

语类型细分为不同的下位类别。前贤们主要依据VP2的特征进行分类,下表为具有代表性的分类体系:

表2. 汉语重动句范畴及分类

分类标准	汉语重动句小类
VP2 (VC) 中补语类别 (李讷、石毓智2001:217-218)	时间补语类、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类、“得”字类、补语后宾语类
VP2后的结构特征 (刘雪芹:41-46)	“动助”式、“动介”式、“动趋”式、“动名”式
VP1 (VO) 与VP2(VC)的关系 (钟小勇2021:70)	连动关系类、话题-述题类、状中(偏正)关系类; 并列(联合)关系类

对比表1和表2可知,韩语重动句可以细化至特定句式,而汉语重动句的小类则可以根据语义标准不断细分。虽然同为重动句,但在不同语言中的范畴规模和细化程度有所不同。

韩汉重动句范畴规模的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成员数量与类别丰富度上,还体现在相邻范畴的差异上。韩语重动句的上位研究范畴是“韩语重复现象”,与名词重复句、词尾重复句同属一个研究范畴。而汉语重动句的相邻范畴为同语式结构、紧缩复句、连动句,其上位研究范畴是“拷贝式话题结构”,“拷贝”就是一种重复,所以其超上位范畴是“汉语重复现象”<sup>3)</sup>。以上种种不对称现象是由韩汉重动句在功能上的差异所致。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其功能,寻找跨语言的对应范畴。

### 3. 韩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及其汉语对应范畴

3) 感谢匿名评审对“重动句”术语的宝贵意见。“重动句”在韩汉语中的应用存在差异,这也是两种语言中句式不对称性的一个表现。汉语中的“动词拷贝构式”或“动词重复结构”涵盖的范围较“重动句”更广,也有学者将“重动句”译为“동사복사문”。相比之下,韩语的“동사반복구문”更接近“动词重复构式”,但两者仍存在范围上的差异。为了表述简洁,本文暂用“重动句对比”一词,并将韩语中的特定构式限定为表1中带有[强制重复]+[隐性否定]的句式。

## 1) 韩语重动句核心功能的推导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韩语重动句各子类的句式特征, 从中提炼该句式的整体性特征, 以推导核心特征。

表3. 韩语重动句下位成员的句式特征

韩语重动句子类句式成员	句式特征	出处
1 V <sub>1</sub> -기는V <sub>1</sub>	[蕴含否定]、[排除原型]、[语境对比]、[细化属性]	이정훈 (2013)、문숙영 (2015)、이수연 (2016)、진관초 (2019) 等
2 V <sub>1</sub> - (으) 면V <sub>1</sub> 지	[假设虚拟]、[极端情况]、[否定判断]、[前后对比]、[强调命题]、[必然应当]	한길 (2009)、이수연 (2016)、진관초 (2019)、양지현 (2023)
3 V <sub>1</sub> - (으) 르테면 V <sub>1</sub>	[假设极端]、[打算意图]、[确认命令]、[指导态度]、[强调后句]	한길 (2009)、이수연 (2016)、진관초 (2019)
4 V <sub>1</sub> - (으) 르대로 V <sub>1</sub>	[极端程度]、[-命令请求]、[推测预估=假设]、[强调属性]	한길 (2009)、이수연 (2016)、진관초 (2019)
5 V <sub>1</sub> -(아/어)야 V <sub>1</sub> -는것	[细化属性]、[必要条件]、[累进命题]	이수연 (2016)
6 V <sub>1</sub> - (으) 면 V <sub>1</sub> - (으) 르수록	[有所增加]、[有所减少]	이동혁 (2008)、한길 (2009)
7 V <sub>1</sub> -느라고/노라고 V <sub>1</sub>	[主观判断]、[达到原型]+[出现非典型结果]、[-命令请求疑问]、[特定状态的方向性]	진관초 (2020)

由表3可知, 除了“V<sub>1</sub>-(아/어)야 V<sub>1</sub>는 것”与“V<sub>1</sub>-(으)면 V<sub>1</sub> (으) 르 수록”之外, 其它句式均涉及“[+原型]与[+非原型]”这一对认知概念。“V<sub>1</sub>-기는 V<sub>1</sub>”表示“排除原型”, “V<sub>1</sub>-느라고/노라고 V<sub>1</sub>”则表达“达到原型”, “V<sub>1</sub>- (으) 면 V<sub>1</sub>지”与“V<sub>1</sub>- (으) 르테면 V<sub>1</sub>”及“V<sub>1</sub>- (으) 르대로 V<sub>1</sub>”则表示“某种极端”。鉴于上述句式最大共同点是表达某种“原型情况”或“极端情况 (≡非原型情况)”, 接下来的分析将从这一角度出发, 推导7个句式的核心特征。

- (1) 원지: (배우?차승원?유해진?)일단 제가 예상한 분은 아닌 것 같아요. 입이 보여요! 좀 알 것 같긴 해요! (지도마블 세계여행2) 首先不是我猜想的那一位(嘉宾)。能看见他的嘴! 知道好像是知道了!

· [例原型情况]: 出场嘉宾=演员X, 猜测正确。(未发生)

- 话者最初猜测被视为一种“期望状态”或“默认认知”，即话者心中的“原型情况”<sup>4)</sup>。
- [例1非原型情况]：出场嘉宾=非X，猜测错误（发生）
- 话者原先的预期或默认认知在面对直接观察到的信息时被否定。

例 (1) 是某韩综里，一位嘉宾蒙面登场时，参与者원지所说的话。话者最初猜测“出场嘉宾是演员X”，然而通过部分可视信息（嘉宾的嘴），话者修正了猜测，“알 것 같긴 해요”传递出一种“默认认知（原型情况）”被否定的失落语气。“V1- (으) 면 V1”与“V1- (으) 르테면 V1”及“V1- (으) 르 대로”句式都带有[+极端情况]的特征，我们一并分析，具体如下：

- (2) 우리가 뭐 잘못 했다고 저러실까...가면 갔지 누군 못 갈 줄 알아요?  
(연세 말뭉치) 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那样对我们呢？…走就走呗，以为我们不敢走吗？
- (3) 김해 공항에서 택시 타고 집까지 간 적 있었는데 IC 진입하면 덤프트 렉이 많아요. 앞에 덤프트럭이 있는데도 칠테면 쳐보던가! 난 갈 길 간다. (Twitter) 我曾经从金浦机场打车回家，进了高速公路入口 (I C) 之后 (公路上) 货车就变多了…前面的货车贼多，要撞就撞吧，我走我的路。
- 4) 가: 민수씨 하고 어찌다가 싸우셨어요? 좀 참지요. 怎么和民洙打起来了呢? 忍着点吧。  
나: 내가 참을 대로 참았지만 민수씨의 건방진 말투는 더 이상 참을 수가 없었어요. 能忍的都忍了 (忍是忍了)，但我无法再忍受民洙傲慢的语气了。(沪江韩语)
- [例2原型情况]：不走，对方认为我们不敢。(未发生)
  - [例2极端情况]：不顾任何后果，决定走。(未发生)

4) Lakoff (1987:85-90) 所提出的原型包括典型视角、社会判断视角、理想视角、典范视角、显著视角等子类型。“原型性”(전형성associative meaning) 的含义是根据说话者的背景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在已知的语境中推导出的联想意义 (associative meaning)，即表达属性意义。(转引진관초2020:191)

- [例3原型情况]: 避免车祸, 不与货车相撞。(未发生)
- [例3极端情况]: 大胆开车, 与货车相撞。(未发生)
- [例4原型情况]: [一直在忍] (发生), 不和民洙打架。(未发生)
- [例4极端情况]: [一直在忍, 忍到极限] (发生), 最后和民洙打架。(发生)

“V<sub>1</sub>-느라고/노라고 V<sub>1</sub>”与“V<sub>1</sub>-기는 V<sub>1</sub>”句式相反,表示[达到原型]。表3的总结中,“V<sub>1</sub>-(아/어)야 V<sub>1</sub>는 것”与“V<sub>1</sub>-(으)면 V<sub>1</sub> (으)ㄴ 수록”这两类句式无[原型]或[非原型]特征,但我们发现可以用相关概念分析相例(6),而例(7)则不然:

(5) 가: 밥 많이 먹고 살 좀 찌세요. 多吃点饭, 长点肉吧。

나: 난 먹느라고 먹는데도 살이 안 쩌요. 我吃了又吃, 还是不长肉。

(진관초2020:191)

(6) 시험은 붙어야 붙는거지 공부 잘하고 말고 무슨 소용이야? 考试考过就算过了, 和学习好不好有啥关系? (이수연2016:98)

(7) 가: 그 놈이 무슨 수로 그걸 알았을 까요? 那个家伙怎么知道的?

나: 그걸 내가 어떻게 알아? 하여간에 알면 알수록 기분 나쁜 놈이야!

我咋知道? 反正了解越深越讨人烦的家伙! (모두의 말뭉치)

- [例5原型情况]: 为了增肥得多吃饭 (发生), 多吃饭就能长肉。(未发生)
- [例5非原型情况]: 为了增肥得多吃饭 (发生), 吃了很多饭却不长肉。(发生)
- [例6原型情况]: “考试通过” $\subseteq$ ≠“学习好坏”且“学习好坏” $\subseteq$ ≠“考试通过”
- [例6非原型情况]: “考试通过”=“学习好”且“学习好”=“考试通过”

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引出某个“原型情况”,便与“非原型情况”形成对比,反之亦然。因此,上述句式常出现在对立语境中,而对立往往导致否定。我们观察到,这些句式常以肯定形式出现,传递隐性否定信息。分析如下:

- [例1语言形式]: 肯定形式[알 것 같긴 해요]
- [例1肯否预设<sup>5)</sup>]: 否定预设, 否定[我预想或期待的那位嘉宾]
- [例1对立语境]: 话者认知中的[原型]VS[极端]→嘉宾=X VS 嘉宾=-X

- [例1语用否定]: [非原型]否定[原型]
- [例2语言形式]: 肯定形式[가면 갔지] (对“走”这种行为的肯定)
- [例2肯否预设]: 否定预设, 否定[不走]、否定[对方以为我们不敢走]
- [例2对立语境]: 话者认知中的[极端]VS[原型]→走VS 不走
- [例2语用否定]: [极端]否定[原型]
- [例3语言形式]: 肯定形式[칠 테면 쳐보던가] (对“撞”这种行为的肯定)
- [例3肯否预设]: 否定预设, 否定[不撞]
- [例3对立语境]: 话者认知中的[极端]VS[原型]→撞VS 不撞
- [例3语用否定]: [极端]否定[原型]
- [例4语言形式]: 肯定形式[참을 대로 참았다]
- [例4肯否预设]: 否定预设, 否定[继续忍耐]
- [例4对立语境]: 话者认知中的[原型]VS[极端]→忍到极限, 不能忍VS 继续忍耐
- [例4语用否定]: [极端]否定[原型]
- [例5语言形式]: 肯定形式[먹느라고 먹는다]
- [例5肯否预设]: 否定预设, 否定[먹고 살 쫄다]
- [例5对立语境]: 话者认知中的[原型]VS[极端]→吃多长肉VS 吃多不长
- [例5语用否定]: [非原型]否定[原型]
- [例6语言形式]: 肯定形式[시험은 붙어야 붙는짓]
- [例6肯否预设]: 否定预设, 否定[“考试通过”与“学习好”互为充分必要条件]
- [例6对立语境]: 话者认知中的[原型]VS[极端]→ $A \subseteq \neq B$ 且 $B \subseteq \neq A$  VS  $A=B$ 且 $B=A$
- [例6语用否定]: [原型]否定[非原型]

以上是“肯定形式”下包含“隐性否定”的情况。我们还观察到了部分句式的显性否定形式, 这种用法出现频率不高。由于篇幅限制, 这里不作详细分析, 直接在提取最大共性(GCD)环节中列入分析结果。综合例(1) - (6)的分析可知, 除“-(으)면 - (으)ㄴ 수록”之外, 其余句式均有否定功能。下面, 我们采用赵新建(2012)最大公约数(GCD)<sup>6)</sup>的方法, 提取上述句式的最大共同

5) 分析中所用到的“肯否预设”不同于“语义预设”或“语用预设”, 是指“否定 $\neg p$ 以相应肯定 $p$ 为逻辑、心理、语用等的广义存在基础”, 将“是否每个否定都预设一个肯定, 反而亦之, 是否每个肯定都预设了一个肯定”这类对称问题称为“肯否预设”。(具体参见李宇凤2023: 659)

6) 赵新建(2012:48)指出: GCD为数学中“最大公约数(Greatest Common Divisor)”的字母略语, 如在“2、4、6、8”中, “2”就是“2、4、6、8”的最大公约数。GCD作为一种提取某集合成员最大共性的方法, 其实可以看作逻辑学中的抽象和归纳方法。

点：

### “韩语重动句”

=GCD { $V_1$ -기는  $V_1$ ,  $V_1$ - (으) 면  $V_1$ 지,  $V_1$ - (으) 르테면  $V_1$ ,  $V_1$ - (으) 르대로 $V_1$ ,  $V_1$ -(아/어)야  $V_1$ -는것,  $V_1$ -(으)면 $V_1$ - (으) 르수록,  $V_1$ -느라고/노라고 $V_1$ }

=GCD{成员1, 成员2, 成员3, 成员4, 成员5, 成员6, 成员7}

=GCD{成员1=[非原型否定原型]⇒[隐性否定]、[显性否定]⇒[非原型否定原型]、[形式重复]、

成员2=[极端否定原型]⇒[隐性否定]、[显性否定]⇒[原型否定极端]、[形式重复]、

成员3=[极端否定原型]⇒[隐性否定]、[肯定形式+部分否定形式=否定]⇒[极端否定原型]、[形式重复]、

成员4=[极端否定原型]⇒[隐性否定]、[形式重复]、

成员5=[原型否定非原型]⇒[隐性否定]、[形式重复]、

成员6=[形式重复]

成员7=[非原型否定原型]⇒[隐性否定]、[形式重复]}

=GCD{[+隐性否定]、[+形式重复]}

根据上述推导，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韩语重动句的核心特征是“隐性否定”和“形式重复”，其中“隐性否定”是这一范畴的核心功能。那么，韩语重动句范畴通过“隐性否定”表达的具体语义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一节中，通过核心成员与其汉语对应范畴的对比，进一步深入分析。

## 2) 韩语重动句在汉语中的对应范畴

韩语重动句主要被译为以下几种汉语结构：“V是V（了）”、“V就V”、“要V就V”、“V都V（了）”等，这些结构为汉语“同语构式”。关于汉语“同语构式”的“隐性否定”功能，已有诸多学者研究过，如莫娇、金晓艳（2020）、李洁（2021）等，这里不再详细论证。从互译结果上看，韩语重动句大致与汉语同语构式对应。从本节的结果分析上看，二者对应的本质原因为：二个范畴通过“否定表意”，表达的是不同程度的让步义。

由于二个范畴内部成员不是“一对一”关系，下文将首先推导韩语重动句四

类句式的构式义差异，目的是进一步探讨四类韩语重动句分别对应于哪些汉语同语构式。下表为初步观察到的对应情况：

表4. 韩语重动句对译情况

V <sub>1</sub> -기는V <sub>1</sub>	먹기는 먹었는데, 아직도 기침이 나. 吃是吃了, 但还是咳嗽。〈네이버 한중 사전〉	V是V
V <sub>1</sub> - (으) 면 V <sub>1</sub> 지	죽으면 죽었지 투항하지는 않겠다. 死就死, 但决不投降。〈韩语学习网-구글〉	V就V
V <sub>1</sub> - (으) 르테면 V <sub>1</sub>	볼테면봐요!想看就看个够吧! 〈네이버한중사전〉	V就V
V <sub>1</sub> - (으) 르대로V <sub>1</sub>	더이상 어쩔 수가 없구나, 뭘 대로 되어라! 再也没法子了, 该(是) 啥样就啥样吧! 〈高丽大韩韩中词典〉 그는 이미 지칠 대로 지친 상태였다. 他已累得不行了(=累是累得不行了) 〈出处同上〉 어머니는 언니의 거짓말에 화가 날 대로 나왔다. 姐姐撒谎, 把母亲都气得不行了(=气都气到不行了) 〈出处同上〉	V就V V是V V都V .....

经初步观察，“V<sub>1</sub>기는 V<sub>1</sub>”主要对应“V是V”，“V<sub>1</sub>- (으) 면 V<sub>1</sub>지”与“V<sub>1</sub>- (으) 르테면 V<sub>1</sub>”主要对应“V就V”。“V<sub>1</sub>- (으) 르대로 V<sub>1</sub>”则呈现出“一对多”现象。只有抓住最大共性，才能进行归纳。上表中，最大共性为后三类句式均具备[+假设极端]特征(表3)，且都与“V就V”出现对应关系(表4)。“X就X”结构义有二：一是“容忍义或宽容义”，二是“预期偏离义”(李洁2017: 60)。这里的“容忍义”其实就是“表达无所谓或欣然同意”，根据宽容程度的高低，又可细分三个层级“容忍<概允<无所谓”(田洁2010:25)。那么，后三类句式为何能与“容忍义”构式对应呢？下面，我们通过构件流程推导图分析二者对应原因。我们把后三类句式视为一个构式群，将前项动词VP<sub>1</sub>与连接词尾或依存名词组成的结构视为构件一，将后项动词VP<sub>2</sub>与后项词尾视为构件二，两个构件的特征如下：

[构件一]：假设极端

“-면”与“-테면”在VP<sub>1</sub>中提供“假设”义，“V (으) 르대로”中，将来时制是强制使用的，将来也可看为一种假设。即构件一的“假设”义由组成要素直接提供，而“极端”义则不然。由表3可知，构件一假设的是一种“极端”(이수연2016等)。“极端”义无法从构件中直接获取，这一点符合惯用句型构式的形成规律

(参考脚注7。在此，我们不对“极端”义的浮现进行溯源，直接使用前贤结论“假设极端”以推进后续分析。

[构件二]：肯定极量

“V<sub>1</sub>- (으) 면 V<sub>1</sub>지”结构中，V<sub>2</sub>与“-지”固定搭配，“-지”表示的是一种“当然性”(한길2009等)；“V<sub>1</sub>- (으) 르데면 V<sub>1</sub>”中，虽然后项词尾不固定，但检索语料便可发现，VP<sub>2</sub>高频与“-아/어라”等命令语尾搭配使用；同时，我们还发现，“V<sub>1</sub>- (으) 르대로 V<sub>1</sub>”的后项动词只有和命令词尾或转折词尾搭配时，对立语境才是显性的，此时该句式才与汉语同语式结构对应。“-지”(当然性)表达的是一种肯定，而“-아/어라”等词尾命令某一行为重复，其实表达的也是一种肯定。构件一与构件二组配流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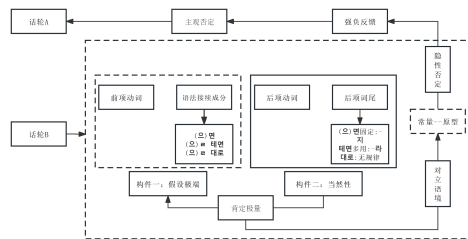


图1. 表四后三类句式的构件流程推导图<sup>7)</sup>

如图1所示，构件一表“假设极端”，是一种极量；构件二表“当然性”，是对构件一所示极量的肯定。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极量不仅承认了常量的存在，还确认了常量的合理性。然而，结合3.1节内容可知，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肯定极量是为了否定常量，从而产生让步义。具体来说，构件一与构件二在表层语码上呈现肯定形式，但在深层语码上表达的是隐性否定。这种隐性否定的核心

7) 表中虚线表示浮现，实线表示推导。习语性构式的整体性共时功能无法从构件推导出，而需借助更大的句法和语境结构进行浮现分析(施春宏2013)。

在于反向说理，肯定的虽然是一种“极量”，但传递给听话者的是强烈的负面反馈。正是这种强烈的负面反馈在话语层面表达了说话者主观上的否定态度，通过肯定形式传递出否定的含义，最终形成让步义。当让步程度较高时，便与表达容忍义的“V就V”句式对应。

上文通过构件组配分析，说明了“V<sub>1</sub>- (으) 면 V<sub>1</sub>지”、“V<sub>1</sub>- (으) 르데면 V<sub>1</sub>”、“V<sub>1</sub>- (으) 르대로 V<sub>1</sub>”是让步程度较高的句式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出“V<sub>1</sub>-기는 V<sub>1</sub>”与其他句式之间的差异，同时明确“V<sub>1</sub>-기는V<sub>1</sub>”与“V是V”相对应的主要原因。我们先描述图1与图2的差异，再分析结构对应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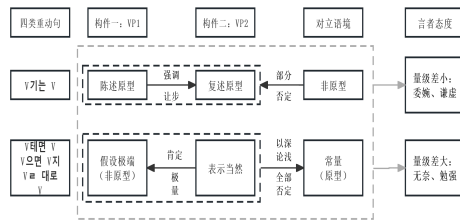


图2. “-기는”与其它三类句式的差异

首先，各构件义不同。“V<sub>1</sub>-기는V<sub>1</sub>”的构件一表“陈述原型”，构件二则起“复述原型”作用；而其它三类句式中构件一表示的是“假设极端”，构件二则表“当然”义，这与固定词尾“-지”、高频使命令词尾表肯定有关。

其次，构件间的关系不同。구현정(2012: 7)指出“V<sub>1</sub>-기는V<sub>1</sub>”中，谓语重复既有强调功能，也具有让步性陈述的功能。这是由话题标记“-기는”引起的，若选择性地肯定部分内容，则必保留了对其余内容的（否定）看法。因此，“V<sub>1</sub>-기는V<sub>1</sub>”中，构件二对构件一起“复述转折”作用的同时，浮现出“让步义”。然而，其它三类句式中，构件二对构件一起“肯定极量”的作用，促使让步程度更深。

再次，因隐性否定的量级不同，分化出程度不同的语用功能。“V<sub>1</sub>-기는V<sub>1</sub>”中，构件一陈述“原型行为”并引出某种“认知原型”。构件二通过重述原型行为，确认该行为已发生，同时通过对立语境中的“非原型行为”的发生，否定该原型行

为引出的“认知原型”，从而表达隐性的否定<sup>8)</sup>。以非原型否定原型，隐性否定的量级差较小，这种看似冗余的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谦虚委婉的语用话术；而其它三类句式则通过极端否定原型，用一个强量否定弱量，是一种“以深论浅”的推理回溯手段，隐性否定量级差较大，因而分化出无奈、勉强等语用功能。

最后，我们分析对应原因。“V是V”结构义有三：一是“判断、肯定、说明或强调义”，二是“转折或让步义”，三是“对举或列举义”（葛萌2020：5-6）。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断，“V是V”与“V<sub>1</sub>-기는V<sub>1</sub>”主要的对应原因为：通过隐性否定，表达一种程度上没这么深的“让步义”。其中，“判断、肯定、说明或强调义”分别与两个结构中的“是”与“는”相关。转折义的产生是由于隐性否定作用和对立语境的双重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明确了这四类句式的差异后，也就明确了韩语重动句与汉语同语式结构两个范畴之间内部成员交叉对应的原因。我们直接给出两个范畴的对应图，并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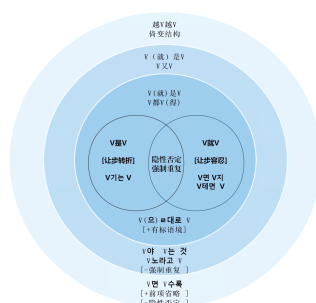


图3. 韩语重动句与其汉语对应范畴

8) 如, 이수연(2016:85-86)中, “먹기는 먹었다”的“-기는”细化了“吃的行为”所产生的“期待状态”。通常, “吃了”导致的期望状态是“饱腹或口感好”, 这些期望状态在“-기는”结构中被否定, 激活互不相容的代替集合“没吃饱、没吃好”。

莫、金(2020)从“同源”角度证实了让步同语构式链的实现,按照隐否程度及语气强弱该构式链为:“V是V>V是V了>V都V了”。我们认为,“V就V”可排至该构式链的最左端,“V就V”隐否程度及语气强于“V是V”,其“容忍义”其实就是程度深的让步义。即,汉语同语构式内部根据让步程度的不同,可细化出不同子类。同理,韩语重动句范畴的核心为“隐性否定”与“形式重复”,二者是让步产生的前提条件,范畴内部不同子类所表达的让步程度各有差异。这两个范畴的对应原因在于,它们都通过隐否机制表达让步。然而,由于让步程度的不同,这两个范畴内部的成员形成了不对称性对应关系:

“V<sub>1</sub>-기는 V<sub>1</sub>”、“V<sub>1</sub>-(으)ㄴ데면 V<sub>1</sub>”与“V<sub>1</sub>-(으)면 V<sub>1</sub>지”为核心成员。根据隐否的量级差异,它们分别表现出“让步转折”和“让步宽容”两种不同功能,对应汉语的“V是V”与“V就V”结构。

“V<sub>1</sub>-(으)ㄴ대로 V<sub>1</sub>”的典型性弱于前三类句式,该句式对对立语境的依赖性较高,只有在有标语境下才突显隐否功能,否则只突显“极端程度”义,这也是“V<sub>1</sub>-(으)ㄴ대로 V<sub>1</sub>”在对译中呈现出“一对多”的原因之一。因此,对立语境的强弱以及句中具体动词的负极性会影响该句式让步程度的深浅。当其表达较深的让步时,与“V就V”对应;而当让步较浅时,则与“V是V”对应。当没有对立语境的支撑,让步义极弱时,它被译为非同语结构。

“V<sub>1</sub>-느라고/노라고 V<sub>1</sub>”与“V<sub>1</sub>-(아/어)야 V<sub>1</sub>는것”典型性较弱,因其“形式重复”不是强制的,但形式重复时,它们具备隐否功能。边缘成员为“V<sub>1</sub>-(으)면 V<sub>1</sub>-(으)ㄴ 수록”只有形式重复特征,但重复动词经常省略。由图3可知,这三类成员基本不与同语构式核心子类对应,而是与广义同语结构或紧缩复句等对应。

#### 4. 汉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及其韩语对应范畴

##### 1) 汉语重动句核心功能的归纳

下面我们将分五步寻找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本节将完成第一步：归纳汉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我们选择归纳而非像3.1节那样直接推导的原因是，汉语重动句的研究已处于深化阶段，相关成果较多，为本文提供了便捷。

#### [1]：总结构式义，明确核心功能

为了找出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首先需要明确其构式义与核心功能。现研究的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突出动作的超常性、远距离因果关系、致使情景和动作行为到达的量。下文基于司卫国（2023）的研究结果进行探讨，因为该文对不同次类的构式义均进行了归纳，方便我们寻找不同成员在韩语中的对应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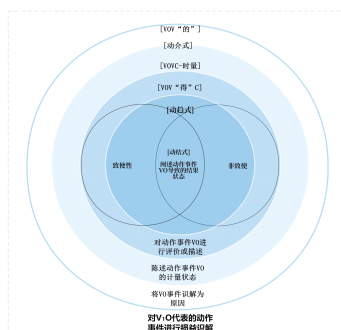


图4. 汉语重动句原型范畴图（基于司2023：83绘制）

根据司卫国（2023:83）关于汉语重动句范畴成员典型性的研究，我们绘制了原型范畴图，方便用于后文对比。司文指出，该范畴整体构式义为“对动作事件进行损益识解”，内部次级构式具有不同语义功能。动趋式最为典型，其次是动趋式、“得”字补语式、时量补语式和动介式，边缘成员是“VOV的”式。

范畴核心包括三类成员：动趋式最为典型，表达“V<sub>1</sub>O导致的结果状态”。其

次是动趋式，再次是“得”字补语式<sup>9)</sup>，表达“对V<sub>1</sub>O进行评价或描述”。动结式向“得”字补语式过渡，均涉及致使性关系，可分为致使类与非致使类。范畴外部的三类成员为：时量补语式，表达“陈述V<sub>1</sub>O计量状态”；其次是动介式，最不典型的是“VOV的”式，表达“将V<sub>1</sub>O识解为原因”。时量补语式和动介式不涉及致使性，而最边缘的“VOV的”涉及致使性。

排除边缘成员“V<sub>1</sub>OV<sub>2</sub>的”，可以得到一个从致使性过渡到非致使性的原型范畴。随着致使性的由强及弱，原型构式义也由“V<sub>1</sub>O导致的结果状态”转至“陈述V<sub>1</sub>O计量状态”义。由于“VOV的”中的“V的”是由“V<sub>2</sub>C”演变而来的省略式，下文暂不讨论位于边缘的演变成员。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汉语重动句的核心构式义为“V<sub>1</sub>O导致的结果状态”，核心功能通过致使关系突显结果（第三步中详细说明）。明确了整体构式义、原型构式义、各次类构式义之后，下文分析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

## 2) 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

从结论上看，我们总共分了五步寻找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范畴。上节完成了第一步，其余四个步骤在本节完成：

[2]：明确最大共性特征，归纳对应词尾

首先，按照汉语重动句原型类别到边缘类别的顺序，依次找出其在韩语中的对应表达：

表格5. 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表达<sup>10)</sup>

		汉语构例	韩语对译	词尾类型及原因义类别	原因场用法
动结	致使	SVOVC：他骑马骑累了	그는 말을 타서 피곤했다.	-아/어서：客观性	直接性
		SVOOVC：小王卖顾客水果卖累了	사오왕은 고객에게 과일을 파느라고 피곤했다.	-느라고：过程性	直接性

9) 司 (2023) 未明确归纳动趋式、动介式的构式义，但根据原型范畴图可推知，动趋式的典型性介于动结式与“得”字补语式之间。其构式义应该介于“VO导致的结果状态”与“对VO进行评价或描述”这两者之间，具有两面性，整体上表达“对动作事件进行损益识解”义。动介式的构式义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分析方式来理解。

		SVOVCO: 他抬东西抬闪了腰	그는 물건을 들다 허리를 질렀다.	-다(가):停顿性	引申性
		SVOVCO: 你跳舞跳晕了头, 现在又感伤起来了	너는 현기증이 날 정도로 춤을 추더니 이제는 또 슬퍼서 이별 줄을 모르는구나.	-더니: 回想性	引申性
	非致使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	나는 여기저기 너를 찾아 다녔지만/ 찾았는데 찾지 못했다.	-는데:提示性	引申性
		大爷是办公事办惯了	큰아버지는 공부를 처리하는 것에 능하다.	-는것에:静态性	引申性
动趋	致使	打游戏打出了黑眼圈	게임을 너무 많이 해서 다크서클이 생겼어요. (笔)	-아/어서:客观性	直接性
		她哭儿子都哭过去了	그녀는 아들 때문에 울다 쓰러졌다.	-다(가):停顿性	引申性
	非致使	你哥哥挖并挖出一笔金钱	너희 형이 우물을 파다가 큰돈을 찾아냈다.		
得字	致使	他熬夜熬得生了病	그는 밤샘을 해서 병이 났다.	-아/어서:客观性	直接性
		抽烟抽得嗓子冒火、咳嗽不断	담배를 피웠더니 목이 아프고 기침이 멈추지 않는다.	-더니:回想性	引申性
		他看书看得脑子坏掉了	그는 머리가 아플 정도로 책을 보았다.	-로:动态性	引申性
		他写字写得很清楚	그는 글자를 분명하게 쓴다. 그는 글자를 분명히 <b>도독</b> 쓴다.	-도독:结果性 -게:程度性	临时性 临时性
	非致使	他唱歌唱得非常动听	그는 노래를 매우 감미롭게 부른다.	-게:程度性	临时性
时量		这颗扣子解了半天也没解开	이 단추는 <b>한참</b> 을 풀었지만/ 풀었는데 풀리지 않았다.	-는데:提示性+时间状语显译	引申性
		妈妈洗衣服洗了一整天, 妈妈洗衣服洗了一整天, 饭都没吃。	엄마는 빨래하다가 하루가 다 갔다. (笔) 엄마는 <b>하루 종일</b> 빨래하느라 끼니도 못 챙겼다. (笔)	-다(가):停顿性+时间状语显译 -느라고:过程性+时间状语显译	引申性 直接性
		他看书看了一上午	그는 <b>오전 내내</b> 책을 보았다.	时间状语显译	—
动介		妹妹写作业写到十二点	여동생은 [숙제를 했는데] 12시 <b>까지</b> 숙제를 했다.	-는데提示性+时间状语显译	引申性 引申性 引申性
		我坐车坐到学校	나는 [차를 <b>봤는데</b> ] 학교 <b>까지</b> 차를 타고 갔다.	-는데提示性+地点状语显译	
		孩子们跑跑到我这儿的	아이들은 [뛰었는데] 나한테 <b>까지</b> 뛰어왔다	-는데提示性+方向状语显译	

从类别最大共性上看：除了“时量补语”和“动介式”重动句不涉及“致使性”之外，其它核心成员均具备“致使性”特征。韩语中的致使结构大致分为两类：词汇型致致使结构与分析型致使结构，分别涉及“이,히,리,기”等派生词、“-게 만들다/하다”、“-시키다”等惯用句式。然而，从表5可知，汉语致使性重动句却未与韩

- 10) 朴美爱 (2011)、尹翡翠 (2021) 等对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表达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从补语的语义类型、结构特征入手，具体探讨了结果补语类、状态补语类的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的对应类型。前贤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便捷，在对译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潜在规律。由于笔者非韩语母语者，表格中除了标记“（笔）”之外的例句，均引用自两位学者研究中的对译例句。

语致使结构形成对应关系，这说明汉语重动句的“致使性”不表达最典型的“施动致使”关系。

从对译结果上看，首先能观察到VOVC（动-宾-补）之间的关系被显化，相应关系被显译为各类连接词尾。这些词尾看似无规律可循，实则可用原因场分析法进行归纳，我们将其总结至表5最右两栏，并将在第四步中作出说明。为了使说明更具条理性，有必要再析VO与VC之间的最大共性；随后，再探讨各类连接词尾所表现出的共性，进行原因场分类，以进一步归纳其对应范畴。

### [3]：明确VOVC关系，拆析“致使性”

从典型构式义的角度来看，动结式为典型成员，表达“V<sub>1</sub>O导致的结果状态”之义，即VO与VC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表5中“致使性动结式”例句“骑马骑累了”中，“骑马”直接导致了“累”的状态，“骑马”是因，“骑累”是果，这种关系是显性直观的。因此，译为韩语时，使用客观性原因词尾“-아/어서”显译因果关系；又如，表5中“非致使性动结式”例句“我到处找你找不着”。这里，“找你”并不是导致“找不着”的直接原因。相对完备的表达可能是“（因为你已经走了），（所以）我到处找你却找不到”。在“非致使性动结式”中，原因被隐去，只显示结果，这是一种隐性且非直观的因果关系，VO与VC之间的间接因果关系需要通过语用推理来理解。因此，译为韩语时，由于隐含原因未显性表达，采用提示性原因词尾“-는데”（弱化原因）或转折性词尾“-지만”来表达动作事件与结果状态之间的迂回关系。两种关系可以表达为：

- 致使性-显性因果关系：  
公式表示： $A \rightarrow C$   
解释：因为A，A导致C。
- 非致使性-隐性因果关系：  
公式表示：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解释：因为A，导致(B→C)，且原因A在语言表达中被省略，只出现结果C。

在隐性因果关系中，B起中介作用，它连接原因A和结果C。当A省略时，

可以通过B, 间接推知A及AC关系。动结式、动趋式和“得”字式均可细分为致使性和非致使性, 时量式、动介式则为非致使性的。因此, 从范畴核心“动结式”过渡到范畴边缘“动介式”, 是一个由“致使性”过渡到“非致使性”的过程, 或者说, 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弱化过程。随着因果关系逐渐减弱, 次类构式义开始逐渐显现: 因果关系完备且突显结果 > 原因缺失且突显结果 > 突显评述 > 突显程度。

[4]: 明确词尾共性, 寻找对应规律

韩语形态发达, 词尾具有多义特征。从整体对译情况来看, 汉语重动句中两个动词结构之间的关系被显译为韩语的“原因、结果、转折”等连接词尾。我们尝试对这些看似毫无规律的连接词尾进行归纳, 发现若从原因语法场的视角出发, 这些多义性词尾与因果关系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本文使用赵新建、黄莲花(2021)原因语法场的分类体系, 对上表对译中出现的连接词尾进行了语义类别及所属用法的标注(表5最右两栏)。我们发现, 从“动结式”到“得”字式的翻译似乎呈现出一个连续统: 致使性动结、致使性动趋的因果关系完备且突显结果, 因此被译为“-아/어서”、“-느라고”等“本义”就为“原因义”的连接词尾, 这是原因语法场内的原型成员; 非致使性动结、非致使性动趋式中原因缺失且突显“结果”, 弱化原因, 因此被译为“引申义”为“原因义”的连接词尾。原因场中的引申义用法可以表示因果关系, 但更突显其他意义; 当过渡到非致使性的“得”字式时, 因果关系已经很弱, VOVC可能会被翻译为“临时义”为“原因义”的连接词尾。原因场中的临时义用法指不看作严格因果义的用法; 最后, 当过渡到范畴外部成员时, 如量补语与动介式时, VC可直接被显译为状语。

[5]: 明确对应范畴: 非一对一, 渐变性多对多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的分析, 我们发现汉语重动句与韩语因果范畴大致对应。但二者的对应并非简单的一对一关系, 而是体现出一种渐变性、多对多的关系。首先阐述渐变性, 渐变线体现在: 从致使性动结、动趋、得字式, 逐渐

过渡到非致使性动结、动趋、得字式，再到范畴边缘的时量补语式与动介式，这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渐变连续统中，致使性（因果关系）逐渐变弱：因果关系完备且突显结果>原因缺失且突显结果>弱因果关系且突显评述>弱因果关系突显程度。与此同时，随着因果关系的减弱，各次类构式义得以突显。随着因果关系的减弱，韩语中使用不同的连接词尾以体现因果关系的远近程度。用图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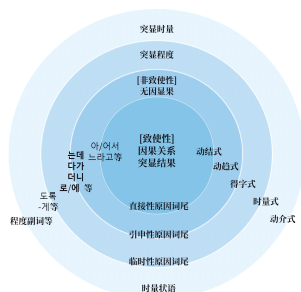


图5. 汉语重动句与其韩语对应范畴

该原型范畴图的垂直方向上存在两个变量：一是致使性的强弱，从致使性过渡到非致使性，其实就是“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因果关系>弱因果关系>远因果关系>无因果关系”的变化；二是，从核心成员到边缘成员，随着致使性的变弱，其次类构式义反向突显，具体表现为：原因结果<结果状态<结果程度<程度<时量。

其次，多对多的关系体现在该原型范畴图的水平方向上。致使性动结、动趋、得字式三类结构大致对应“直接性原因同尾→引申性原因同尾”的区间范围，非致使性动结、动趋、得字式三类结构大致对应“引申性原因同尾→临时性原因同尾”的区间范围，得字式、时量式、动介式三类结构大致对应“引申性原因同尾→临时性原因同尾→程度副词”的区间范围，这种区间对应导致“一对多”或“多对多”关系。由于汉语重动句在韩语中没有固定表达方式，只对应因果关系的渐变范畴，因而根据译者对VO与VC关系的主观性识解，一个句式能用不同类别的原

因性词尾表达。如上表“打游戏打出了黑眼圈”根据表达的重点不同，会被译为不同句式：

(8) 打游戏打出了黑眼圈。

客观因果：게임을 너무 많이 해서 다크서클이 생겼어요. (直接性原因词尾)

突显结果：게임을 너무 많이 했더니 다크서클이 생겼어요. (引申性原因词尾)

突显程度：게임을 너무 많이 한 나머지 다크서클이 생겼어요. (临时性原因词尾)

最后，上述横向与纵向的渐变只能反应大致性对应规律。因为韩语词尾“多义性”这个特殊特征，总会有特例出现，如：表5例句“妈妈洗衣服洗了一整天”，属于时量补语式，观察该类别在原型范畴图中的坐标可知：垂直方向上，属于非致使性（远因果）类，致使性变弱则类别构式义变强，即“陈述V<sub>1</sub>O计量状态”义增强，突显“一整天”；水平方向上，大致对应韩语“引申性原因词尾→临时性原因词尾→程度副词”的区间范围，因此它被译为“-다가”引申性原因词尾句，对译情况如下：

(9) 妈妈洗衣服洗了一整天。엄마는 빨래하다가 하루가 다 갔다. (引申性原因词尾)

妈妈洗衣服洗了一整天，饭都没吃。엄마는 하루 종일 빨래하느라 끼니도 못 챙겼다. (直接性原因词尾)

虽然“洗衣服洗了一整天”为非致使性结构，但在特定语境下，例句(9)仍然可以使用直接性原因词尾“-느라(고)”进行翻译。“-느라(고)”的本义是表示过程性的直接原因，但它常表达“非常规性因果”关系，这也是词尾多义性的表现。在此例中，虽然“洗衣服”并不是“洗了一整天”的直接原因，但当整个事件作为一个整体原因使用时，导致了非常规性结果“饭都没吃”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时

量结构被翻译为“-느라(고)”句式。然而，若语境保持不变时（即没有出现“饭都没吃”这一结果），例句则遵循常规译法，使用引申性原因词尾“-다가”。

综上所述，汉语的重动句并不能找到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韩语固定表达，即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将汉语重动句视为一个原型范畴，致使性视为核心特征，可以看出范畴是由内向外变化的，这一变化从致使性到非致使性再到程度性，与此同时，构式义也由突显核心构式义，逐渐变为突显各次类构式义。韩语中相应的语法范畴由因果关系词尾构成，这些词尾展示了从直接性到引申性，再到临时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由近到远”的因果关系层次。这一层次最终过渡到程度副词的表达范畴。这种层次性的对应关系揭示了汉语和韩语在表达致使和程度范畴的差异及其语言结构的复杂性。

## 5. 结语

韩汉重动句在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二者不对应。韩语重动句主要对应汉语的动词同语式构式，而汉语重动句则与韩语因果关系范畴相对应。

为探究这种不对应现象及其范畴差异，本文首先从表层分析了二者定义及范畴的不对称性。韩语重动句的定义基于语义与形式，而汉语重动句的定义基于语法结构。由于定义标准的不同，导致二者范畴规模不对称。韩语重动句范畴相对封闭，包含4-8类成员，核心成员仅有4类；而汉语重动句范畴较为庞大，根据不同分类标准有4-8大类，且可以继续细分。

随后，本文从深层出发，推导出韩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为隐性否定。范畴内部，各成员的隐否程度不一。原型成员中，“-기는”句式的隐否程度低于其他三类，主要表达让步，对应汉语同语构式“V是V”；其余三类，“V- (으) 르면V”与“V- (으) 면V지”隐否程度较高，对应汉语同语构式“V就V”；“V- (으) 르대로V”较为特殊，其隐否功能依赖对立语境。非原型成员中，要么缺少隐否功能，要么缺少动词强制重复特征。当它们作为重动句使用时，被译为

汉语广义同语构式或紧缩复句。

本文还归纳了汉语重动句的构式义及核心功能，以明确其韩语对应范畴。汉语重动句的核心功能为通过致使关系突显结果，范畴内部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的因果关系连续统，因果关系由强及弱，次类构式义随之突显。对应的韩语语法范畴由因果关系连接词尾构成，形成渐变性多对多关系。

最后，韩汉重动句范畴不对称、功能各异，除了与语言类型相关之外，还与两种语言的小句整合策略及信息结构异同相关。这一问题作为后续工作，将在后期论文中进行阐明。

## 参考文献

- 李讷、石毓智, 《汉语语法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钟小勇, 《汉语重动句信息结构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한길, 《현대 우리말의 되풀이 법연구》, 서울: 역락, 2009
- 赵新建, 《韩语语法多义现象研究》,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12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朴美爱, 〈현대 중국어 동사 복사문의 한국어 대응 형식 연구 및 교육 제안〉, 《中国语文学论集》第66卷, 중국어문학연구회, 2011
- 尹翡翠, 〈중국어 동사 복사문의 문형에 따른 한국어 대응 관계 고찰〉, 《중국어문논역총간》第48卷, 중국어문논역학회, 2021
- 박소영, 〈한국어 동사 반복 구문 분석〉, 《한국어문학》第80卷, 한국어학회, 2018
- 구현정, 〈‘-기는’ 구문의 문법화〉, 《담화와 인지》第10号, 담화인지언어학회, 2012
- 진관초, 〈반복 구문‘V-느라고/노라고 V’에 대한 고찰〉, 《문법교육》第39卷, 한국문법교육학회, 2020
- 문숙영, 〈한국어 탈종속화(Insubordination)의 한 종류〉, 《한국어학》第69卷, 한국어학회, 2015
- 양지현, 〈용언 반복 구문에 대하여 -‘-(으)면-었지’를 중심으로-〉, 《국어문학》第69卷, 국어문학회, 2023
- 이동혁, 〈‘X-으면 Y-을수록’ 구문에 대하여〉, 《국어문학》第51卷, 국어문학회, 2008
- 李宇凤, 〈隐性否定、肯否预设与肯定和否定的对称问题〉, 《中国语文》第6号, 2023
- 莫娇、金晓艳 〈从“x是x了”看同语式构式链与隐性否定量级表达〉, 《延边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53卷5号, 2020

李洁, 〈“X就X”格式研究述评〉,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3号, 2017

施春宏, 〈句式分析中的构式观及相关理论问题〉, 《汉语学报》第2号, 2013

赵新建、黄莲花, 〈朝鲜语原因语法场与命名方法〉, 《中国朝鲜语文》第5号,  
2021

이수연, 《한국어 반복 구성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논문, 2016

진관초, 《한국어 반복 구문 연구》, 연세대학교 박사논문, 2019

刘雪芹, 《现代汉语重动句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4

李洁, 《现代汉语拷贝结构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21

田洁, 《现代汉语回声拷贝式“A就A”结构分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 2011

葛萌, 《现代汉语预期偏离构式“VP是VP”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20

司卫国, 《现代汉语动词拷贝构式的构式语法研究》, 西南大学博士论文, 2023

## Abstract

### The Study of Category Asymmetry in Copy-verb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Korean

Lu Jinyi · Li Jiape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symmetry in Korean and Chinese copy-verb constructions. The functions of these constructions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rough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we analyzed their core functions and corresponding categories. Korean copy-verb constructions exhibit implicit negation and correspond to Chinese tautological constructions. We detailed the degree of implicit negation in Korean and explored reasons and specific cases for these correspondences. Conversely, Chinese copy-verb constructions emphasize results through causative relationships, forming a continuum of causal strength. Their Korean counterparts are causative connective endings, creating a many-to-many correspondence network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Key words** : Copy-verb constructions, Tautological Constructions, implicit negation, Concession Tolerance, causal relationship

투 고 일 : 2024. 7. 10. / 심 사 일 : 2024. 7. 15. ~ 2024.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4. 8. 20.